

大雪压枝寒愈深

陈蓉

冬天行至大雪，才算真正亮了相。小雪时节，天还常留几分温存，日头暖融融的，让人疑心秋天还没走远。可大雪一到，那点余温便倏地收了回去。节气像一位严肃的考官，终于板起面孔，要教人真切领悟何为“冬藏”，何为“寒威”。

风，是这场寒威的开路先锋。它不再是秋日那般撩拨枝叶的细语，而是一种带着扫荡决心的、浩浩荡荡的奔袭。听那风声，便知不同——带着沉闷持续的嘶吼，掠过旷野，撞上屋墙，仿佛要将一切残留纠缠、不肯离场的东西，都清理个干净。最明显的是那些树上恋栈的枯叶，秋日里它们或许红过、黄过，赢得过赞叹，如今却只余下蜷缩的、灰褐的一星半点，固执地抓着枝头在风里瑟瑟地抖。可大雪前的风毫无怜惜，一阵呼啸

而过，哗啦啦声响过后，最后一点秋日繁华的遗迹，便只能打着旋儿无奈坠地。

树，就此显露出最本真也最倔强的模样。清瘦的枝干筋骨分明，交错着伸向灰白天幕，既像一幅笔力道劲的素描，又似褪去华服、唯余风骨的老者，静默等候着什么。它等的，自然是雪。风把天地清扫成洁净舞台，雪这位主角才肯从容登场。起初的雪带着几分试探，细碎如粉，落地即化；很快，真正的雪便如约而至。那是造物主的精巧剪纸，每一片都是独一无二的六角冰晶，玲珑剔透地从高空旋落。它们不再转瞬即逝，而是缓缓堆积：落于松枝，凝成蓬松棉絮；覆在屋瓦，铺成匀净糖粉。世界的喧嚣被尽数吸纳，色彩也归于极简，只剩一片无边、柔软且静谧的白。这

白盛大而庄严，恰如李白“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轩辕台”的奇崛想象，拥有将世间纷杂归于纯净的力量。

雪落无声，人间却因此而热闹起来。孩童们的欢叫最先划破寂静，他们冲进这片崭新的天地，团雪球、打雪仗，堆起一个个憨态可掬的雪人，胡萝卜做鼻、黑煤球为眼，纯粹的喜悦仿佛能驱散所有寒意。大人们也被这份快乐感染，脚步慢了下来，话语也添了几分轻柔，含笑望着被雪重新装扮的熟悉世界。柳宗元笔下“千山鸟飞绝”的孤绝意境固然深邃，可寻常人家的冬日，更多的是岑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惊喜与生机。大雪压枝，寒意愈浓，深寒底色上，却跃动着最鲜活的生活暖意。

雪终会停歇，严寒依旧

盘踞。此时，温暖便从室外转向室内，从眼间盛景化作周身体感。红泥小火炉生起，锅里的浓汤咕嘟作响，蒸气氤氲了窗玻璃。一家人围坐涮起热腾腾的火锅，羊肉裹着麻酱入口，一股暖流直通四肢百骸；或是拥着厚毯，就着暖灯翻几页闲书，窗外严寒反倒成了方寸安宁的绝佳衬景。原来冬日最深的诗意，未必尽在茫茫雪景，更藏在寒天里人们用心经营的那团不灭暖意。

大雪，就这样以一种不容分说的姿态将寒冷推到眼前。它以风清扫、以雪覆盖，让万物显露出最简净的骨骼，也让人们更懂向内心索取抵御风霜的小小火焰。它悄然诉说：真正的暖，从不是季节的馈赠，而是人面对严寒时，那份不曾妥协的、热热闹闹的生活心意。

当朔风掠过旷野，将最后一叶残叶卷向天际，天地间便悄然换了气韵——大雪，这位冬的使者，携着千年的诗意与苍茫，如约而至。它不像小雪那般含蓄试探，而是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而来，恰如元稹笔下“积阴成大雪，看处乱霏霏”的壮阔，让寒凝的大地多了几分雄浑，让沉寂的岁月添了几分雅韵。

古籍中对大雪的记述，向来藏着自然的密码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言：“十一月节，大者，盛也。至此而雪盛矣”，寥寥数字，道尽节气的核心意蕴——雪之盛、寒之深，是万物蛰伏的信号，亦是天地蓄势的开端。而《逸周书·时训解》记载的“一候鹖旦不鸣；二候虎始交；三候荔挺出”，更将物候与节气相连：寒号鸟敛声避寒，猛虎感阳而交，马蔺草冒雪抽芽，即便身处天寒地冻之中，依旧能寻得生机暗涌。民间俗语“大雪不冻倒春寒”，正是古人对这一节气气候规律的精准总结，酷寒里藏着天地的静默与张力，这便是大自然最奇妙的平衡。

大雪时节的景致，是天地间最壮阔的写意画。北方的雪，来得坦荡而猛烈，“燕山雪

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轩辕台”，李白笔下的豪情，恰是北方大雪的真实写照。一夜风雪过后，山川失却了棱角，田野覆上了厚毯，呈现出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的雄浑景象；屋顶堆满了蓬松的积雪，屋檐下悬着长短不一的冰凌，如水晶帘幕垂落。踩在雪地上，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与朔风呼啸交织，行走其间，仿佛步入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，正应了郑獬“漫空倾下不暂住，三日不见金老鸦”的奇景。南方的雪则多了几分婉约，“雪似梅花，梅花似雪，似和不似都奇绝”，雪花轻扬，落在枝头凝成玉树琼枝，粉妆玉砌的景致里，藏着邵雍“昆岭移归都是玉，天河落后尽成银”的清雅。老辈人常说“冬雪是个宝，

春雪是根草”，这漫天飞雪，不仅是冬日的盛景，更是农人的期盼。

大雪与人间的联结，藏在烟火气与雅趣中。农谚云“瑞雪兆丰年”，正如杨慎所写“飞雪正应大雪节，明年复是丰年期”，此时田间劳作停歇，农人忙着“大雪腌肉”，盐香与肉香在寒风中弥漫——“小雪腌菜，大雪腌肉”，这流传已久的俗语，道尽了冬日里的生活智慧，腌制的不仅是食物，更是对春节的期盼。他们还遵循“大雪封地，冬至进九”的规律，加固棚舍、囤积草料，为牲畜御寒，积攒肥料为来年春耕蓄力。文人雅士则偏爱在大雪天寻幽探趣：围炉煮茶时，念起白居易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的

邀约；踏雪寻梅时，赏着“暗香疏影横斜”的雅致，在冰天雪地中觅得清欢；更有侠客如郑燮笔下“大雪满天地，胡为仗剑游”的洒脱，或是卢纶“欲将轻骑逐，大雪满弓刀”的豪迈，让寒冬腊月的景致多了几分侠气与温情。

大雪的诗意，更在节气背后的哲思里。“大雪不寒明年早”，这句俗语藏着先民对气候与收成的关切；而“寒极生暖”的自然法则，恰如韦应物“大雪天地闭，群山夜来晴”所写的转折：酷寒过后终有晴暖。它是“瑞雪兆丰年”的朴素期盼，厚厚的积雪如棉被守护种子，孕育春的希望；也是“万物归寂”的生命智慧，落叶归根，生灵蛰伏，在静默中沉淀，只为来年的蓬勃生长。雪落无声，涤荡尘世喧嚣，让天地归于澄澈，也让人心变得沉静。

此刻，若推开窗，看雪花漫天飞舞，便懂了古人为何对大雪情有独钟。它既有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的雄浑，也有“围炉夜话，踏雪寻梅”的温情；既藏着“小雪腌菜，大雪腌肉”的生活智慧，也承载着文人墨客的诗意情怀。大雪已至，愿我们在凛冬时节沉淀力量，于雪色中见天地，静待春的讯息。

